

集部

崇古文訣卷三十

宋 樓昉 編

宋文

法制論

張耒

便是任人不任法之説只是不説破示天下以意一句便含任人意了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為而不求

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盖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萬變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為之區畫於此而使一從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矣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為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矣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邪必

曰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此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有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賾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欲分其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不得以兼小强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

一夫而積之至於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别為九服之逺近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甽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為之纎悉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盖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盖當是時公卿大夫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

規因矩而為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亦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法而吾之法卒立於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為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

遺法無遺意不善用法者有遺意無遺法法可遺也意不可遺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為而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論法上　張耒

反本之論亦頗㕘之以莊周之説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

歟夫亦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為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

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故也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則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奥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

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此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顧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之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

不足故邪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懽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

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緜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知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之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未瀆

神而爵賞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論法下　　張耒

議論好文勢委蛇曲折用字尤工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

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强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與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究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

於百戰傷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田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奸者隨之强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籍籍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

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何在哉盖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受天下之大害夫汙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為生死之

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夫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

無繼嗚呼或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末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陳湯論　　張耒

千餘年論議不決之事自出意見為之折衷

區處如身預其間而目擊其事者非特文字之妙也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蠻夷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説大功不録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槀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

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

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為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至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

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計者也古之善為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遠慮策

張耒

筆力俊偉議論不凡盖東坡父子在嘉祐間亦有此等説話當時契丹盛强故如此然專取武帝以為非窮兵勞民之主不可以為訓學他文字可也

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履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强力痛自策勵必為而為之夫然

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强於是大舉以伐匈奴盖深討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面以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甞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夸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盖其心以為匈奴之强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吾之所遭偶中國富强盛衍可以有為之時夫將

摧萬里之强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棄一鏃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才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為之而况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力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𡨋以消弱單于稱藩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强敵而北面跪拜樂為臣妾而不辭蓋臣嘗讀西漢志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于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逺略過絶天下而使

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强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為之臣矣嗚呼亦可謂盛矣觀今日之所獲而追計前日之亡費損失者才幾何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事於民無勤於敵則天下無强國嗚呼淺夫末議猶以武帝為好大樂夸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節儉其亦不思甚矣今日之契丹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邪非獨其强盛之勢僅同而已臣則以為過之

何則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内患起而外禦敵貪求目前而無暇遠略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强至武帝之時其盛久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契丹豈特積歲之甚哉自五代之衰盖嘗陵躒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重與之親為之敵而却之而今北方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郡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為盛强極矣而其為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

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境之上不敢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負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為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内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為患比之武帝之時有加矣夫匈奴之盛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

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為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太祖皇帝嘗積縑於內庫曰吾將以一縑購一敵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是天之所畀實在陛下

楚議　張耒

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懷王不復楚人皆憐之如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數世之後秦卒以

楚亡天理人心從可見矣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者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必至又何怪焉

崇古文訣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三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崇古文訣卷三十一

宋　樓昉　編

宋文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黄庭堅

深於詩人之旨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諍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

吟調笑之聲胥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没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怨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

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邪

苦筍賦　黃庭堅

文字簡嚴微有譏諷

僰道苦筍冠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反成味溫潤縝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以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深雨露而飽風煙食肴以之啓道酒客為之流涎彼桂班

之與夢求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筍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令人萎而瘠予亦未嘗與之言盖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若信退若眩焉下士信耳不信目其頑不可鐫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晁錯論　　秦觀

措詞雅健議論不蹈常習故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

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為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以異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强大然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

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怨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寃此正婁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

錯素無毗睚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禄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禄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禄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鋭渡滻水以

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衷
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
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秪足以危
身矣尚能為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
明皇不可為也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必是讀儀禮熟故其區別精非特議論好讀
其文氣正詞嚴凛然有自重難進不可回撓

之勢此后山所以為后山而曾子固諸公欲

羅致而不可得也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别詞以正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别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别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民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

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
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
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
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
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
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
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
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

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即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王平甫文集後序

陳師道

此篇豈特文字之妙其發明平甫生平所以

自守與其所以可傳者可以勵後之人后山亦因以自見也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仕歷年未幾復觧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

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弟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於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

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役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邪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秦少游叙　　陳師道

有意氣而不越繩尺守規矩而不失窘步可謂兼之矣

熈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及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予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别去予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予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别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予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强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

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邊有可勝之勢願効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予何如予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

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邪子年益髙德益大子將屢驚馬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効於世世不子棄予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髙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庳御駑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蓋自此

始

思亭記　　陳師道

節奏相生血脉相續無窮之意見於言外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自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鬭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

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隴而行墟墓之間棘荊莽然狐兎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

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

送參寥序

陳師道

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東坡游最密此文首尾僅二百餘字而抑揚開闔變態不一最可

貴也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間名于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

子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為丈夫者乎於其行敘以謝之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委曲而不失正嚴厲而不傷和深得不惡而嚴之道可謂善處矣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冐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

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俟以聞焉

上蘇公書　陳師道

讀此書則知前輩師友間相切磋正救如此

自是一等忠厚氣象

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庇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為難至其離居

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别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葢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别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絶俗乃其常耳顧以别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邪由是觀之以别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

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腹心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為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

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邪末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弗之可也常切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閤下以為何如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剩文廣獄事閶之末以為然切謂閤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

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邪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邪爭之豈能盡如人意邪徒使呫呫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懐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

河其可禦邪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温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邪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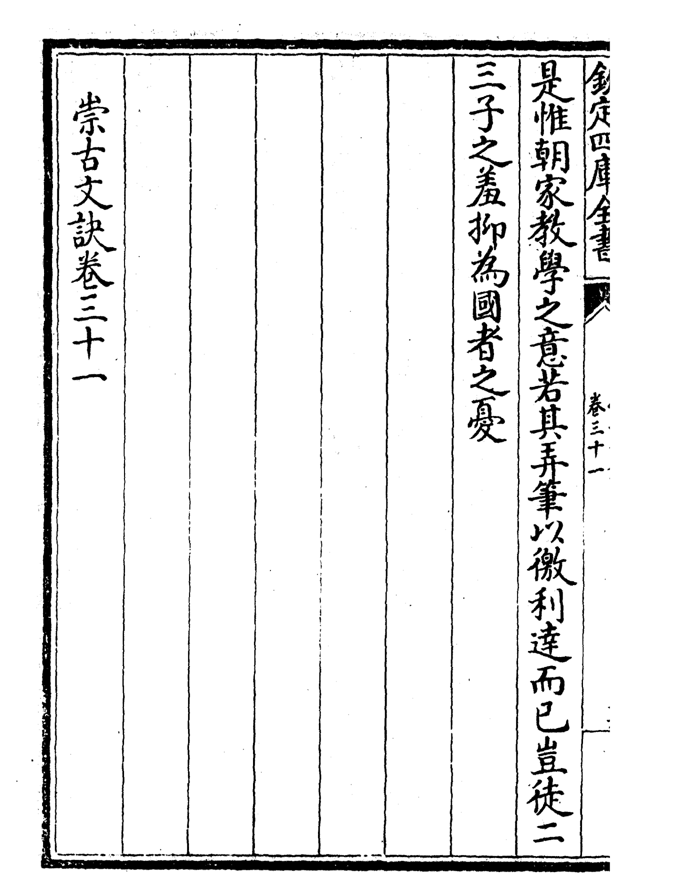
袁州學記　　李覯

議論關涉筆力老健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音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

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州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

見已秦以山西麼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衣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



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

崇古文訣卷三十一

崇古文訣卷三十二　　　宋　樓昉　編

宋文

呂公著制　　　鄧潤甫

縝密溫潤有制誥體元祐詞臣東坡之外便當還他清望之深全在結尾數語

國莫難於置相君莫重於知人堯舜之隆蓋以疇咨而興載商周之盛至於夢卜而求賢天降割于我家予未

堪於多難思用耆德交秉政鈞其數寵章以詔羣辟具官某行應儀表學通本原忠義得於天資功名自其世美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廷曁予沖人遂同寅於政路傅經義以謀國體推上澤以紓民心叙收雋體補苴法度方重不倚雅有大臣之風調娛適中遂通當世之務是用陞之右揆委以繁機申衍爰田陪敦真賦爾則代天而理物予則羞者以為君嗚呼丞相之位未嘗無其人儒者之效久不白於世孟軻言無有者數百歲揚雄

稱自得者二三臣蓋迪遠業者其功難循近迹者其力易勉行所學以底丕平

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鄧潤甫

尊重簡嚴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於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迺眷舊德時謂元勲謀合祖宗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敓贊策播告外朝具官某敦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

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兹傅説之總百官萬邦其乂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釆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為底于極治陪敦多并申衎真封於戲吕望推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巳老留為孺子之師矧我耇英無愧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盤

義田記　　錢公輔

規模布置好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用

字親切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

咸施之方貴顯時置附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

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

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

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

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

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禄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没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禄厚而貧終其身没之時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

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常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宜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仁止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

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禄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餙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也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爲鄉爲大夫稟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南豐集序

王震

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凡三節曲盡南豐平生涉歷既可以見朝廷之用不用又可以見文之老壯學之進退結尾一節歎息其用之不盡尤有餘味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鋭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

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從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勑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始余為尚書郎掌待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王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

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　敞

湖南多蠻寇即三苗氏之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葢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苗蠻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猫也

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絶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絶其抄略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嚮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倖也非國家

之利也顧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益賛于禹故其功烈埀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存舊論　　唐庚

議論好切時便令通俗而不失正與世之好為高談闊論者不同為國家者不可不知存舊兩字已自好了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

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弃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隷僚屬歡喜踊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盖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蕭何智識又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

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槩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内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

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絶於民也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揺而天下去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閲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况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名治論　唐庚

議論考究切中事情文字平淡有精神是他親見熙寧崇觀間一等紛更誇大之弊故其說如此與存舊論相出入○議論切實漢宣帝說漢家自有制度亦是此意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

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來漢唐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伯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道勝寛和為本今宋之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屨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

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為遼絶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絶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

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朴爾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先後揭闕於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於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糊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

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熾者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絶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命百五六十年間海内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為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啾然不足爭説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摹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

朝亦復不知成周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日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於繩墨之内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奇勝終不可異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家藏古硯銘　唐庚

文見於此而寄興在彼蓋不特為硯銘作中含譏諷

硯與筆墨盖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鋭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鋭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鋭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鋭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鋭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

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議賞論　唐庚

議論精確文詞雅健意有含蓄能發明他人所不能到不可以淺近求宜深味之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

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啟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刻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楊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覿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由覿賞爾高

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為言至告羣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

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狥利烈士狥名不察其所狥為何如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

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晩節决策都關中出竒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唯此為近古哉

上席侍郎書　唐庚

古人未嘗鑿事以為功故有功不為誇無功不為慊若耻於無功則不安於無事矣發明

甚佳此是規諷宣政間紛紜制作之弊何丞相則何㮚也一作何執中

其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踈拙所以未即遂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遽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户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

者惟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
例須建功立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
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
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
劍戟臨衝兜鍪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
虵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
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禼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
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

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説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髪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

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其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園囿何關於世道輕重所以然者興廢可以占盛衰可以占治亂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於天下斯文之作為洛陽非為園囿為天

下非爲洛陽也文字不過二百字而其中該
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意有含蓄事存鑒戒
讀之令人感歎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
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
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
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
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

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光武論

何去非

見得親切故斷得分明說用兵情態好

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多而敗有以少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足以勝之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

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而忘其為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强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

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唯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才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飭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荆者辦於多也漢

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刼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鋭起而覆之濉水為之不流此將踰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没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敗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驕荆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以曹公之能而敗於衆勝之驕末為曹公者蓋可知矣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壓昆陽其視孤城之内外者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

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乃几上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見其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為能事也唯諸將覩其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也嘗竊怪之而不知光武之為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情是以不易勝之

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唯不易故能勝小唯不畏故能勝大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

豈一日之間邪然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為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

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為難及矣

崇古文訣卷三十二